

龍虎門真華

(全)

梁羽生著



香港偉青書店出版

梁羽生著

龍虎門京華

香港偉青書店出版

梁羽生著作序例

- | | |
|----------------|------------------|
| ① 龍虎鬥京華——(上下) | ⑯ 龍鳳寶釵緣——(1-6) |
| ② 草莽龍蛇傳——(上下) | ⑰ 慧劍心魔——(1-6) |
| ③ 白髮魔女傳——(1-3) | ⑱ 飛鳳潛龍——(全) |
| ④ 賽外奇俠傳——(全) | ⑲ 狂俠天驕鳳女——(1-10) |
| ⑤ 七劍下天山——(1-5) | ⑳ 鳴鑄風雲錄——(1-17) |
| ⑥ 江湖三女俠——(1-6) | ㉑ 廣陵劍——(1-8) |
| ⑦ 還劍奇情錄——(全) | ㉒ 風雲雷電——(1-11) |
| ⑧ 萍踪俠影錄——(1-4) | ㉓ 瀚海雄風——(1-7) |
| ⑨ 散花女俠——(1-3) | ㉔ 遊俠江湖——(1-8) |
| ⑩ 聯劍風雲錄——(1-5) | ㉕ 牧野流星——(1-8) |
| ㉖ 冰魄寒光劍——(全) | ㉖ 彈指驚雷——(1-5) |
| ㉗ 冰川天女傳——(1-5) | ㉗ 紹塞傳烽錄——(1-4) |
| ㉘ 雲海玉弓緣——(1-6) | ㉙ 劍網塵絲——(1-6) |
| ㉙ 俠骨丹心——(1-6) | ㉚ 幻劍靈旗——(1-4) |
| ㉚ 風雷震九州——(1-7) | ㉛ 武林三絕——(排印中) |
| ㉛ 冰河洗劍華——(1-7) | ㉜ 武林天驕——(排印中) |
| ㉜ 女帝奇英傳——(1-4) | ㉝ 武當一劍——(排印中) |
| ㉞ 大唐游俠傳——(1-5) | |

*近來發現冒名「梁羽生」之著作甚多，盼各地讀者垂注，以免受騙。

「梁羽生」及其作品三十五種最近已重新向有關當局註冊版權，該等著作之版權屬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及梁羽生先生本人所擁有，任何人士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地方翻版，版權擁有者必依法追究。

主要人物表

太極拳名家

柳劍吟之妻，萬勝門女傑。

柳劍吟之女，亦爲心如神尼，傳人。

柳文公集

柳文忠公集

柳劍吟師弟：柳夢蝶愛人

丁劍鳴之子。

“驚孤門名家”亦為其無疑之另一師父。

萬勝門名家，柳大娘之父。

形意門掌門人

梅花拳掌門人。

柳大娘之弟，山西萬勝門掌門人。

柳大娘之姪

七首會老前輩

枕夢蝶之師，佛家——禪宗——嫡傳

宏真和尚
官瑾上先生
蝴蝶掌名家。
江蘇名武家。
李蘋來二先生
中華先生。

少林派前輩。
義和團頭目。
丁劍鳴大俠弟。
丁劍鳴二徒弟。
清宮特選衛士。
清宮特選衛士。
清廷熱河雜宮衛士。

北京義和團頭目。
北京義和團副頭目，保清派首領。

大喇嘛，岳君雄靠山。

虎子。

保定豪傑。

宋善餘之子。

名捕頭。

嚴振山之弟，名捕頭。

燭光書院

請到

書種最多的書店

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電話：5-283671

營業時間由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COSMOS BOOKS LTD

目錄

楔子：	夜雨空山 白猿著狗	深宵來怪客 古刹驚驚謀	一
第一回：	水泊隱居	一心傳絕技	九
同門義第	千里作調人		
第二回：	一葉扁舟來	波翻水泊	
十年人事故	劍第師門		
第三回：	走遼東	學成絕技	四一
擒兇賊	雪了疑冤		
歷歷劫灰	撫刀長太息		
忽忽來去	引劍上征途		
第四回：	鍾海平	暗試絕技	六八
柳劍吟	夜鬥神第		
第五回：	深夜論英豪	驚第月現	九九
第六回：	筵前騰殺氣	石破天驚	一五八

目錄

第七回：	死死生生是是非終雪亮	一八一
	恩恩怨怨友敵辨分明	
第八回：	大漠窮荒神尼慘現	一〇六
	曉星殘月女俠迷情	
第九回：	燈火闌珊中年心事濃如酒	一四一
	暗香浮動少女情懷總是詩	
第十回：	遭暗算英雄慘死	二六二
	訴心事兒女多情	
第十五回：	賊壘留書雙英入虎穴	二九三
	擂台爭勝一女第羣雄	
第十二回：	虎鬥龍爭氣塞西北何人劍	二三一
	風流雲散聲斷東南幾處篇	
月冷京華卅年一覺江湖夢	萬里西風瀚海沙	二六四
尾聲：	秋寒塞外	

· 1 ·
櫻子：夜雨空山 深宵來怪客

白雲蒼狗 古刹話前緣

弱水萍飄，蓮台葉聚，卅年心事憑誰訴？劍光刀影燭搖紅，禪心未許沾泥絮！
絳草凝珠，疊花隔霧，江湖兒女緣多誤，前塵回首不勝情，龍爭虎鬥京華暮。

——詞寄踏莎行

列位看官，這首踏莎行詞，不是沒有來由的，其中包含有武林中風華絕代的一位奇女子的辛酸故事，包含有武林中龍爭虎鬥的一幕，而這位奇女子也正是「龍虎鬥京華」中的主角之一。筆者曾在一個偶然的場合中，和這位女主角作過長夜之談，說來寧非奇遇？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筆者因事到塞外訪友，獨自僱了一輛驃車，馳驅在關外的斜陽古道之上。那時正是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漠漠荒原，遙接天際，那天行了幾十里路，錯過宿頭，天將垂暮。尚未見炊煙，塞風括地，荒野無人，正在心裏喃喃之際，忽聽到青後蹄聲得得，驟然兩騎馬飛馳而來，將近身旁之際，忽地又蹄聲一緩，不見馳過。自己那時年青歷淺，平素又愛看武俠小說，不禁想起在荒原野道劫殺行旅的綠林好漢，打了一個寒噤，在驃車上回頭一望，只見這兩乘騎客，一個是四十餘歲的中年人，一個是卅多歲的壯漢，都生得魁梧奇偉，腰間隱隱現出劍鞘，心想莫不是真的「那話兒」來了？正在發

愁，驀地一股寒風颼然掠過，兩騎馬已搶過驛車前面，兩個騎客還回頭看看我們，面容似微現驚訝之色，但旋即又騎馬奔馳，漸漸在原野上只剩下兩個黑點，沒入寒風捲起的黃沙之中去了，

我們又約莫行了十多廿里，還是不見人家，這時天色已暮，在暮靄蒼茫中，塞外的荒原特別顯得荒涼，又因為途中遇見過兩騎怪客，心中正是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不知如何過這一晚。忽然驛夫歡呼指點道：「你看那邊」，原來在他指點的那邊，有一座樹木稀疏的小山，在山畔有着一間古寺。我們連忙將驛車停在山旁的小樹下，反正荒野無人，塞外又民風淳樸，不怕有人偷去。將驛車停好後，我們就爬上半山，做月夜敲門的不速之客，敲了半天，才聽見裏面有一個蒼勁的老年婦人聲音：「寺門沒有關上，你們自己推門進來吧！」

推開寺門，撲地幾個大蝙蝠在殿角飛起，發出吱吱的怪聲，大殿陰沉沉的，殿中的燭光給冷風吹得搖曳不定，燭光在陰沉的氣氛裏也似乎凍結起來。我們凝神注視，只見殿堂的大蒲團上，盤膝坐着一個年老的尼姑。來人的脚步聲，蝙蝠的怪叫聲，似乎都沒有帶給她絲毫擾攘，她端坐着動也不動，就宛如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古代石像！

我們看到這樣的景象，倒不敢冒昧行進，先停頓一下。這個寺不大，殿堂外是一個小小庭院，院中有一棵約可合抱的大樹，在微弱的燭光下，我們又看到一個奇怪的事情，那棵大樹上有一道好像被鐵鎚砸過的痕迹，凹下去直有兩三寸深，而且那道痕迹的合攏

處，正當着我們這一面，分明是兩隻手掌的掌印，同樣也陷入兩三寸深。

我們停頓了好一會，見殿堂上還是沒有反響，心裏雖然怔忡，但心想就算已經是到了「是非之地」，也不能不鼓勇行進了。我們慢慢地一步一步，從庭院拾級走上殿堂，再一步一步慢慢走近這老尼姑的背後，她才驚地回頭，笑說道：「貴客遠來疲乏了！」在她回頭的剎那，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一對明如秋水，神光奕奕的眸子。雖然在她面上已佈滿皺紋，她也顯出十分老態龍鍾的樣子，但無論怎樣，也可斷定，她少年時候，必定是個半姿絕代的美人！

她跟着又說道：「貧尼還有一點點功課，要少時才能夠做完，貴客們且先進左邊耳房歇息一會，貧尼功課一完，自然會來招呼你們。」我們又再瀏覽一下殿堂景象，只見除了幾尊佛像外，便空無所有，在幾尊佛像當中，有一張塞外駝絨做成的簾幕，內中也不知道是供的佛像，還是另外一些什麼？在絨幕下有一個形狀奇古的花樽，花樽內有幾枝塞外特有的，在初秋開放至初冬的變種忍冬花，花蕊還吐着清香，好像剛剛摘下來的樣子。

那間左耳房倒是打掃得很潔淨，但房中除了兩個大蒲團外，也再沒有其他傢具，倒是壁角裏堆了一些草本植物，我們也分辨不出是什麼東西。

我坐定下一想，覺得今夜所遇到的好些事情都很奇怪。除掉碰見的那些奇怪現象來說，就是在這塞外的地方，能有着一間佛寺，一個尼姑，就已經是奇怪的事情了，塞外是喇嘛教的範圍，怎會在這荒原裏有一間佛寺？而且這尼姑看來也絕不似塞外的人！

想不通，算了吧，我定一定心，在行囊裏拿出一本維摩經來。我年青時，頗為喜歡佛學，那本維摩經是涵真大師最新註釋的書，我特地帶來，以解旅途寂寞的。我拿出這本書，還有一個想法。因為佛經上的維摩居士是一個道心堅定，而且是最善於宣揚佛法，舌燙蓮花的人。佛經中「問疾維摩」那段就是一段奇文，當時八百「聲聞」，三千羅漢都不敢去探病，因為怕道力比不上他，詞鋒比不上他。更何況外道？我拿出這本經，也是怕遇到「邪魔外道」，想鎮定自己的。正輕輕唸了不到幾行，驀地門外一個聲音說道：「貴客這樣用功？可也覺得在塞外荒原上有這樣一間佛寺，這樣一個尼姑，奇怪嗎？」

聲音正是那尼姑發出來的。她正娘親親地向我們走來，招手說道：「請到大堂裏坐坐吧，貧尼已為貴客們預備了滾熱的苦茶，喝喝好解寒氣。順便給你們解釋，為什麼這裏會有這麼一間古刹，會有貧尼這麼一個人？」

我們喝了兩口，放下茶杯，聽那尼姑說道：「喇嘛教，其實即是西藏的佛教，所崇拜的也是釋迦牟尼。大約在唐中葉，印度的『蓮華上座師』到西藏創立紅教，繙譯出顯、密兩宗的佛經，並組織『喇嘛僧團』，喇嘛是藏語中『最勝無上』的意思。後來到元世祖忽必烈征服西藏之後，尊大喇嘛八思巴為帝師國師，號稱大寶法王西方佛子。紅教的勢力遂日益隆盛。喇嘛教雖然也是佛教的一支，算起來是佛教十三宗中的『密宗』，但却和中土流行的天台、淨土等宗大不相同了。密宗又稱真言宗，講究傳授『真言』，後來更與原本在西藏流行的『巫鬼教』結合，專以吞刀吐火等魔術立異炫俗，中土講究大乘教義的僧人

到來，反受排斥」，而且喇嘛只有男子可當，女人是沒有這「權利」的。」

我聽着那老尼姑竟然能娓娓而談佛教的源流和宗派，不禁肅然起敬，真是一個不平凡的尼姑。這時天色更是陰沉，下起小雨來了，稀疏的雨點，打在樹葉上，打在屋簷上。這樣一個雨夜，陪着這樣的尼姑夜話，的確是一個不平常的晚上。

這時又聽得那尼姑繼續往下說道：「雖然如此，但中土佛教和西藏佛教到底是同出一枝，並非中土僧人完全不能踏進西藏的，否則怎會常有中土高僧，經過西藏去印度朝聖？但中土僧人如果要在西藏立足，如不改信喇嘛教，那倒是一件難事。這個古刹便有這麼一個故事：

「據說在距今百多年前，中土有一個高僧來到西藏遊歷，他既不會吞刀又不會吐火，但他却懂得治病，因此蒙藏居民也有佈施給他的。漸漸他也收了一些徒弟，那時西藏的大喇嘛見他沒有來『朝』，便派人叫他到色拉寺（西藏大喇嘛所居之地）來，問他有什麼本事，如顯不出兩手來，便要把他驅逐出境。

「那位僧人却不慌不忙先問喇嘛僧們有什麼本事？那時天空正有幾頭大鷹飛過，其中有一隻飛得稍低，離地大約有十多丈的樣子。一位喇嘛冷笑一聲，突然一躍便躍上高空把那大鷹擒下來。另一個喇嘛更不打話，一手連發四粒彈子，把其餘的四隻大鷹都打下來了。那高僧笑道：『你們都是用霸道伏鷹，且看貧僧的吧。』說完便向第一位喇嘛要過那隻大鷹，放在手心上，攤開手掌，那大鷹撲了幾撲，却無論如何都飛不去。自此大喇嘛便

許他立足下來，在蒙藏建了三個佛寺，一在伊索昭盟，一在藏邊的札什倫，另一就是此寺。我的師父正是這位高僧第三代唯一的女弟子！」

說到這裏，外面雨聲更大，驀地一陣寒風吹來，佛堂正中的絨幕，竟被吹開，我們又見了一件奇異的東西，裏面竟是一張丰神俊秀的美男子的畫圖！霎時那老尼姑的面色一變，眼睛裏發出奇怪的光輝，但旋即又平靜下來，淡然的說道：

「居士們請別奇怪，他就是貧尼的未婚夫！」

怎麼這個老尼姑還會有一個未婚夫？又聽得老尼姑繼續往下說道：

「但他早在三十多年前給仇人害死了！他原是太極門名家的弟子，早歲挾劍仗蹠，也曾威震江湖！不料後來竟死在宵小之手。呀！往事悲傷，我也不忍提起了。」

「居士們或者會笑我還戳不破色空的境界，太執着了吧？其實佛家並不是完完全全要講虛無的，最上乘的教義是要『入地獄以救衆生』，試問不辭任何艱苦也要普渡衆生，照一些略識皮毛的人看來，是否也算『執着』？一個人總有所爲而生存，貧尼就是爲了他的深仇才忍受了三十六年的空山靜寂！」

這時外面的風雨更大，吹得庭中那棵大樹的樹葉簌簌作響。忽然那老尼姑面色霎地一變，隨手拿了幾枚念珠向空中擲去，她的擲法也好生奇怪，只見她先擲一粒直上夜空，跟着又發出一粒，恰恰和前一粒落下時碰個正着，而且發出一種奇怪的清脆的音響！這樣

她一連發出六粒念珠，就在空中發出三聲音響。這樣的黑夜，這樣小的念珠，可以想見老尼姑的目力和腕力。那老尼姑將念珠發出後，微笑道：貧尼的這念珠以前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氣，叫做牟尼珠鏢，今夜的來人，無論是友是敵，總該曉得貧尼的家數！

話猶未了，只見大樹上現出兩個人的身影，大叫道：你老人家別發珠鏢，是孩兒們來了！

那老尼姑一聽聲音，失聲的說：呵，孩子！是你來了嗎？我們又已有十八年沒有見面了。

這時大樹上就好像兩隻飛鳥，突地飛撲到殿堂來，正是今天我們在路上碰到的兩個漢子！

那尼姑看看他們，說道：「你們的來意我知道了，我來了的事是應該隨你們去了結了。」

那尼姑等着兩個漢子在蒲團坐下後，回過臉對我說：「居士們今夜來得正巧，明天我便要隨他們去了，此行生死未卜，我想趁這長夜把過去的事詳細對你說說，也讓這兩個孩子能夠完全明白。如果我們死了，你也可以把這些故事傳下來，好讓後世武林中人，知道武林中仇仇相報的慘痛……。」

那尼姑就這樣的談了一個長夜，後來我在江湖浪遊時，又得到不少有關的事蹟，現在我寫的這本「龍虎鬥京華」，就是將這位老尼姑的話，和後來所搜集到的材料，重新編造

出來的。欲知老尼姑是甚麼人？和這兩個怪客是什麼關係？她的未婚夫怎樣被殺？請看正文分解。

第一回 水泊隱居 一心傳絕技

同門義重 千里作調人

在今山東、河北兩省邊界恩縣的地方，當公元六、七世紀的初期，還是黃河入海的故道。後來黃河雖然改道，但在黃河與運河的中間，還是匯成了一個廣大數百里的水泊，港汊交錯，為黃河與運河的水流貫穿着。在這廣闊幽深的水泊裏面，長着豐茂的菖蒲，叢密的蘆葦，小型的丘崗和淺灘像群子一樣散佈在水泊的中間。這就是在中國歷史上曾享有盛名的「高鷄泊」。「高鷄泊」在隋末時，曾是農民起義軍竇建德集團的根據地，與秦叔寶、程咬金所踞的瓦崗寨齊名。後來這些英雄事業，雖都已成陳蹟，但高鷄泊的名聲已經流傳下來了。

高鷄泊裏有一個小村叫做金雞村，靠近水泊旁邊，村後是一個小山崗，水光山色，風景絕美。這天，正是早春天氣，在村前一個廣場上，有兩男一女在那裏練習武技，原來他們都是太極門名拳師柳劍吟的子弟門人，那兩個男的是柳老拳師的二弟子楊振剛和三弟子左含英，女的則是柳老拳師的愛女柳夢蝶。這時左含英和柳夢蝶正在廣場上角逐遊戲，楊振剛則斜倚在場邊的小樹上，含笑望着。

左含英和柳夢蝶練習的情形也很奇怪。只見左含英的手上拿着一根繩索，索上吊着十